成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三期
2016 年 6 月　頁 69-110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踵事增華與雜湊稗販
——《續耳譚》之編纂及其性質考論

賴信宏*

摘　要

《續耳譚》今存內閣文庫、早稻田大學二藏本，由於保留於域外，歷來論者不多。現存二本版式雖同，卻存在兩種不同作者的題名。因此本文試圖解決《續耳譚》作者的歧異，勾稽其人生平，並就該書之編纂考察其性質。發現《續耳譚》主要由兩種不同性質的記載所組成：一是「踵事增華」，繼踵王同軌《耳談》而作，著重收集當時的奇聞異事，內容包含作者親身見聞、傳錄典籍資料、記載鄉邦傳聞，作者也在若干條目現身評議，闡述己見；二是「雜湊稗販」，抄錄同時代人的小說，特別集中在《耳談類增》與《煙霞小說》二書，這些條目佔全書近二分之一。據此推論，該書可能在原作者的紀錄傳聞之上，由書商抄錄其他小說擴充篇幅，編纂成現存樣貌。

關鍵詞：沈儆烜、《續耳譚》、小說編纂、《煙霞小說》、域外漢籍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Take Over and Carry Forward” and “Add to Other Works for Marketing”: A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and Content of *Xu Er Tan*

Lai Sin-Hung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editions of *Xu Er Tan*, housed in the Cabinet Book Collection of Japan and Waseda University. Since being preserved oversea, *Xu Er Tan* has been rarely discussed. What concerns us most is that the two editions have different autographs nevertheless with nearly the same editorial styles.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discrepancy of the autographs by inspecting the authors’ biographic sketches. Moreover, with the precise analysis of the compiled content of this book,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Xu Er Tan* includes two types of materials: “Take over and carry forward” and “Add to other works for marketing.”

“Take over and carry forward” means some contents are continuations of Wang Tong Gui’s *Er Tan*. The authors of *Xu Er Tan* recoded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cient documents, and social anecdotes; in which they also added their own comments. The second one is “Add to other works for marketing,” which is compiled from the contemporary novels, especially *Er Tan Lei Zeng* and *Yan Xia Xiao Shuo*.

Based on these discussions, *Xu Er Tan* is more likely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original authors’ recoding works and other novels supplemented by booksellers or editors

Keywords: Sheng Jing-Xuan, *Xu Er Tan*, Fiction Compilation, *Yan Xia Xiao Shuo*, Oversea Chinese books

踵事增華與雜湊稗販
——《續耳譚》之編纂及其性質考論

賴信宏

一、緒論

明代王同軌編《耳談》，刊行後一時蔚為風潮，在閩、蘇、杭、南京等地皆有板行世。歷經數十年，從 5 卷增至 15 卷，最後在萬曆 31 年（1603），由世德堂刊行《耳談類增》。[1]由於該書風行一時，不免引人興起賡續之意，《續耳譚》之作，便是該風會下的產物。然而《續耳譚》當時雖有流傳，在中土已無傳本，因此，歷來對此書的了解不多，幾部重要的小說目錄並未著錄。[2]近人只有陳國軍曾提到無名氏《續耳譚》這部小說，不過，對於這本書的性質與內容，受限於材料，無法作更多的陳述。[3]《續耳譚》今在日本內閣文庫、早稻田大學存有藏本[4]，同由世德堂刊於萬曆 31 年（1603），

1 據《耳談類增・凡例》所言，其創作起始於嘉靖末年。參龔進輝所考，《耳談》15 卷本，其卷 10〈黃鶴樓重災〉記載萬曆 27 年（1599）事，而其書已在萬曆 30 年（1602）為黃學海《筠齋漫錄》所徵引，刊刻年代當在此間。而世德堂刊 5 卷本，含萬曆 25 年（1597）王同軌序，雖是翻刻北京本，然時間應在此前後。《耳談類增》則刻於萬曆 31 年（1603）春，創作歷數十年。參氏著：《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11-13。

2 諸如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編著：《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 參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頁 427-429。

4 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為林羅山（1583-1657）舊藏本，封面有「昌平坂學問所」印，卷首有「林氏藏書」、「江雲渭樹」、「淺草文庫」印。前二印為林羅山之印，淺草文庫為明治 8 年（1875）在東京所設，其書部分來源於昌平坂學問所，後來多數圖書收入國立東京博物館，少數藏於內閣文庫。為明萬曆 31 年（1603）刊本，作者沈遴奇撰，戴君賜校。至於早稻田大學藏本，亦為明萬曆 31 年（1603）刊本，但作者題名不同，為服部南郭（1683-1759）舊藏本。參考自嚴紹璗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

這一時間點實非巧合，而是基於商業販售的考量，藉由《耳談》重刊之勢推介新出的《續耳譚》一書，在陳第（1541-1617）《世善堂藏書目》所錄藏書，即將《耳談》與《續耳譚》並列，然不注撰人。[5]同時的王圻（1530-1615）在編纂《稗史彙編》時，也將《耳談》與《續耳譚》連綴。[6]可見二者係屬於世德堂相繼刊行的孿生之作。

如前所述，《耳談類增》歷經王同軌多年累積，方成巨帙。至於《續耳譚》如何同時積纂成編，其組成內容令人好奇。因此，本文試圖考察《續耳譚》此一稀見的文言小說集，針對其書的編纂性質做一考察，並解決其作者與取材來源等相關課題。

二、關於《續耳譚》之作者

（一）作者的歧異

《續耳譚》在每卷之前都記載了該書的作者，不過現存的兩種版本卻記載了兩種不同的作者，目前留存於早稻田大學之《續耳譚》，前有李自芳序，卷 1 之前題有「烏程李言、沈奇、沈垣　仝撰」，次列「撫東戴君賜參訂」、「繡谷唐伯成校梓」[7]；而內閣文庫所藏本，前題為「慈谿劉忭、烏程沈遴奇、沈儆垣　仝撰」[8]，二者行數、每行字數、字跡皆同，應屬於同一版本，而作者卻出現兩種紀錄，原因不明。唐伯成，就是當時金陵世德堂的出版商唐晟。[9]戴君賜則是唐晟合作對象。[10]早稻田藏本

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270。

5 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第 9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上，頁 3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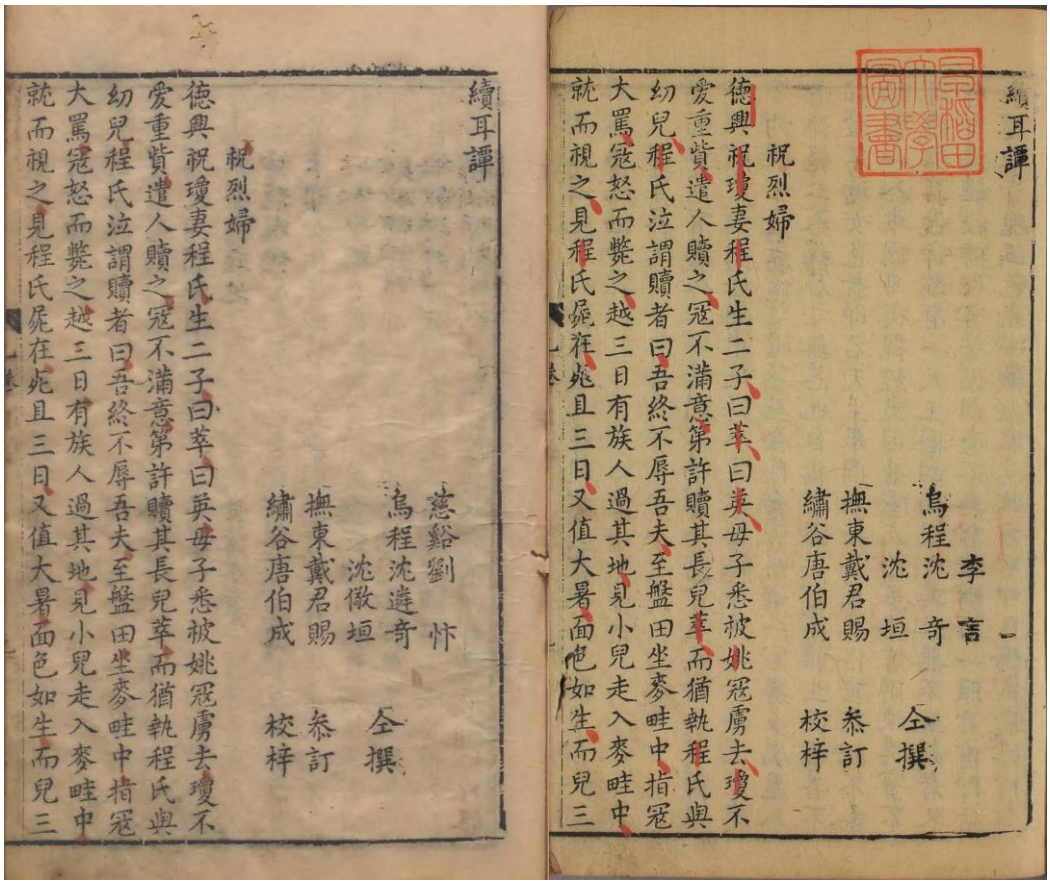
6 明‧王圻：〈引書目錄〉，《稗史彙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39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卷 1，頁 21a。

7 明‧劉忭等：《續耳譚》（早稻田大學藏萬曆 31 年刊本），卷 1，頁 1a。

8 明‧劉忭等：《續耳譚》（內閣文庫藏萬曆 31 年刊本），卷 1，頁 1a。由於早稻田大學藏本 6 卷分 3 冊，其第 2 冊殘頁較多，而內閣文庫藏本之目錄、正文保存完整，以下討論與引文以內閣文庫藏本為主，不贅注出。

9 根據程國賦明代坊刻小說目錄唐氏世德堂下列 7 種，5 種通俗小說、一種通俗類書《繡谷春容》與萬曆 29 年《新刻夷堅志》10 卷。實際上還缺了《新刻耳談》5 卷本、《耳談類增》、《續耳譚》3 種。

所述諸人，烏程李言、沈奇、沈垣，三人生平已難以稽考。



圖一　版本對照：左為內閣文庫藏本，右為早稻田大學藏本

反觀內閣文庫本所署作者似有跡可尋，第一位「慈溪劉忭」，生平亦不詳。不過在《續耳譚》中，已留下蛛絲馬跡。其中〈石爐下山〉記慈人劉志業事，經查劉志業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頗為顯貴，有三子，名惇、惺、慎，皆從心部。[11]父劉安，官至總憲。又〈返風僊逝〉載劉志業兄劉特山孝悌感動天地，為之返風避寇之事。後又記萬曆乙酉（13 年，1585）仙逝時，「四近聞有鼓樂聲」。劉特山本名志德，後

參氏著：《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83-384。

10 金陵世德堂所刊《新刻重訂出像附釋標注琵琶記》亦題「羊城戴君賜注釋」，是以知。

11 明・楊守勤：〈中憲大夫整飭徽寧等處兵備江西按察司副使平江劉公墓誌銘〉，《寧澹齋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6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文集卷 6，頁 10a-16b。

以理學從祀慈湖祠。[12]根據行輩，作者劉忭，疑為志德、志業子侄輩之族人，故對家族隱晦之事所知尤悉。

第二位沈遴奇，烏程地方載籍未見，《慈谿縣志》曾有傳云：

> 沈遴奇，字子常，號章溪。早歲成諸生，以好事蕩其家產，衣零履綻，貧老伶仃，蓋亂離使然。然與之言，未嘗厭亂，而且憂亂之將息也。……戊戌、己亥間，忽得乩仙術往往耳語人吾乩仙云：某方兵且起，某年月日天下當大亂。一夕宿鄭廷誥家，（夾注：原作「綍如伯父家」）夜半忽開數重門，大呼曰：「兵真至矣，礮震天，旌旗舳艫蔽江下矣。」鄰右皆驚，以為有盜，皆起。遴奇已閉戶寢，叩之不應。明日問之，忽忽不自知，蓋夢中事也。幼時與鄭溱（夾注：原作「家大人」）讀書相得，後數訪之，坐定必舉閩、粵、滇、黔間消息相慰藉，所言皆其意中，非實事也。工於書，尤精篆印，時舉其法告鄭梁。（鄭梁撰〈墓志〉）[13]

慈谿在今寧波，並不在烏程轄內，所云離亂，殆經歷明清易代，戊戌、己亥應是順治 15、16 年（1658-1659）方得與鄭溱（1611-1696）、鄭梁（1637-1713）時代相接。文中言其人幼時與鄭溱讀書相得，兩人應年輩相當。設若沈遴奇於萬曆 31 年（1603）《續耳譚》出版時已成年，當時鄭溱尚未出世，似難言幼時交往，二人生存年代似有時差，且烏程與慈谿並非一地，疑此人並非《續耳譚》作者，只是姓名偶同。此外，虞淳熙（1553-1621）〈明虞母李太君墓誌銘〉記載萬曆 17 年（1589）祖母過世，諸子孫奔喪時，曾提及伯父掾史之女以遠故未及奔喪，云「掾史女之字沈生遴奇者，以遠故未渠會。」[14]其夫則稱為沈生遴奇，此人身為諸生，故稱沈生。時代亦相接，未知是否為同一人，尚待稽考。

第三位烏程沈儆垣，應作「沈儆烜」。[15]其傳有二：一見《歸安縣志》卷 42 載

---

12 參明・姚宗文纂撰：〈劉安傳〉，《（天啟）慈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490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8，頁 7b-8a。

13 參清・楊泰亨修，馮可鏞纂：《（光緒）慈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21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 30，頁 38b-39a。

14 參明・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文集卷 11，頁 333。

15 其兄儆炎、儆焯，皆從火部。是知「烜」為是。

云：

> 沈儆烜，字季和，歸安人。萬歷間貢生，官中書舍人。丙辰（萬曆 44 年，1616），山東旱蝗。儆烜捐資往賑之，全活數萬人，尋遷評事，授工部郎中，以廉幹稱。（《康熙縣志》）[16]

二見《竹溪沈氏家乘》小傳，云：

> 【儆烜】字季和，號巽垣，子木四子。生母太宜人朱氏，萬曆乙亥（3 年，1575）十月十四日生，庠貢生。丙辰（44 年，1616），授武英殿中書舍人。天啟辛酉（元年，1621），覃恩授徵仕郎，封生母太孺人。壬戌（2 年，1622），陞大理寺左寺副，覃恩授儒林郎，封生母太安人。癸亥（1623），陞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晉階正四品服俸。覃恩授奉政大夫，贈父資政大夫，封生母太宜人。崇禎癸酉（1633）七月初五日卒，壽五十有九。[17]

中書舍人從七品，為沈儆烜入仕之官。大理寺左寺副指大理寺評事，正七品，因賑災有功遷轉。其終官工部郎中，為正五品，晉階正四品服俸，指特別恩賜敘薪等級，可知沈儆烜在天啟年在短暫期間屢次陞任。據天啟 7 年（1627）沈氏宗族聯名上書郡守樊宗師修廟復祭的名單中，署名「工部郎中沈儆烜」，是時仍任職工部。[18]其母同時追封至太宜人，據《歸安縣志》卷 44 云：

> 沈子木妾朱氏，事嫡嚴夫人至恭謹。嚴疾篤幾不起，朱刲股以愈之。天啟末，以子儆烜貴，封太宜人。[19]

知儆烜為庶出，故不及二兄知名。根據《竹溪沈氏家乘》所記，生母朱氏天啟 6 年追封太宜人。[20]比照其生平事蹟，萬曆 31 年（1603）《續耳譚》刊刻時，可能正為貢生。

---

16 參清・李昱修，陸心源纂：《（光緒）歸安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8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42，〈耆舊〉，頁 11b。

17 清・沈秉成纂：《竹溪沈氏家乘》（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 10 年刊本），卷 11，〈譜牒中〉，頁 8b。

18 原出清・佚名：《沈氏宗譜》，不分卷，轉引自周揚波：《從士族到紳族——唐以後吳興沈氏宗族的變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頁 270-272。

19 清・沈秉成纂：《竹溪沈氏家乘》，卷 44，〈列女〉，頁 6a-6b。

20 清・沈秉成纂：《竹溪沈氏家乘》，卷 1，〈恩綸〉，頁 41a-42a。

此人即《續耳譚》的作者之一，可由書中得證。如〈沈氏火異〉云：

> 西吳竹溪沈司馬子季和遷居未久，時有火發，或牀，或几，或楹，或廡，日凡數次，舉家驚惶。司馬父子獨怡然自樂，延半月餘不止。……婢名朱英，年十二，萬曆戊戌（26 年，1598）七月事。（卷 2，頁 4b-5a）

其事發生於萬曆戊戌（26 年），在刊刻前幾年，所記正其家事。他如〈誤死〉載：「余家司馬與梁公同寅，楚藩所談甚悉。」（卷 5，頁 20a-20b）、〈沈司馬居〉都是它自記家事。但文中沈家事並非盡出儆烜所記，如〈越婦丹青〉末稱「予友沈季和得數幅，甚珍之。」（卷 2，頁 12a-12b）〈金山脫厄〉：「西吳文學沈正旂、沈季和暨太醫馮心文，方舟秣陵，抵鎮江。」（卷 4，頁 24b-25a）此稱「沈儆烜」為「予友」必非本人所記，應為沈遴奇或劉忭所錄，亦可略知作者三人可能是友朋關係。

沈儆烜父為沈玉陽，即文中沈司馬。〈夢神授方〉：「苕上沈玉陽司馬曩備兵西粵。」（卷 5，頁 2b-3a）〈李王神異〉：「萬曆丁丑歲（5 年，1577）冬，玉陽沈司馬家偶數金置几上，忽不見。」（卷 3，頁 10b-11a）亦不以自家人稱呼，難以判斷記錄者為誰。這些特徵說明第一人稱的「予」、「余」並不確指同一人，反映了《續耳譚》編纂中敘述者游移的情況。

由此可知，沈儆烜為該書作者無疑。其父沈玉陽，是烏程沈氏望族的重要人物，屬於竹墩（或稱竹溪）一支，生平詳見朱國楨〈沈玉陽行狀〉。[21]根據周揚波對吳興沈氏家族的研究，這是明代竹溪望族之始，沈玉陽父應登，生子 5 人，其子子木（玉陽）、子來二人位列大員，分別仕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按察司兵備副使。玉陽長子儆炌，萬曆 16 年（1588）舉人，17 年（1589）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歸安縣志》卷 32、《竹溪沈氏家乘》有傳，其子弟亦從宦；次子儆焞，萬曆 4 年（1576）舉人，8 年（1580）進士，仕至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22]《續耳譚》也曾述及沈儆烜祖沈應登，如〈沈司馬居〉云：

---

21 參清・宗源瀚修，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54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72，頁 38a-39a。

22 參周揚波：《從士族到紳族——唐以後吳興沈氏宗族的變遷》第四章〈成熟的紳族（下）——以竹墩沈氏為個案的考察〉，頁 314-327。另參考清・李昱修，陸心源纂：《（光緒）歸安縣志》，卷 32，〈選舉・舉人〉，頁 5a。

> 余家祖室多鬼居者，非貧即夭，眾皆棄之。余太父中憲公為季子，惟父兄所與，不敢辭。時家司馬方十歲，一早過視居中書舍，突見青衣鬼數十輩，相顧驚惶，縮入牆壁間，自此鬼遂滅。後嘉靖戊午（37 年，1538）春，司馬夜讀館中，甫登榻，一冠服揭幕凝視，忽然不見。是歲司馬鄉薦聯登己未（38 年，1539）第，繼此科甲磊磊，太父享年九十，而子孫不下百人，皆出一塊土。信乎鬼焉能為人害哉，蓋人自惑之耳。（卷 1，頁 18a）

太父中憲公指沈應登，為沈鏊第三子，號筠溪。這則自稱「余家」，知為沈儆烜自記家中鬧鬼事。其後「繼此科甲磊磊」，徵諸其父輩、二兄登第，可見所記正是其家當時實錄。另一則，〈筠溪巧對〉云：「歸安沈筠谿先生少絕敏穎，弱冠補博士弟子。」（卷 4，頁 2a）亦載沈應登事跡，但似非儆烜自言，或出於其他二人筆錄。其他如傳述者中有「予叔汝藝談」者二則[23]，其父沈子木，字汝楠，叔伯之字亦多作「汝某」者，此「予」可能即是沈儆烜，故事也得自家族傳聞。這些記載為其家族、鄉邦留下珍貴的紀錄。

（二）錯誤與諱改：作者名諱更動之由

這兩個版本皆有李自芳萬曆癸卯〈引言〉，刊刻年代理應在此年前後，只是現存兩種版本存在作者的差異，究竟出於何種目的改動，已不得而知。至於二者孰先孰後，從版刻字跡來看「沈奇、沈垣」二名，與「沈遴奇、沈儆垣」位置對應，應是挖改中字而成。「李言」二字較版中他字略粗，疑早稻田大學藏本為原版的後印本，曾遭到書商挖改。此外，從書籍流傳亦可考知一二，《續耳譚》一書大致流傳於晚明清初，其後便罕見徵引。[24]其中曾有引及作者者，如明代李維樾（？-1654）與林增志（1593-1667）同纂《忠貞錄》，卷 2 曾言及〈騎虎記〉一篇乃「採掇烏程沈遴奇、沈儆垣《續耳譚》」[25]，足見其寓目者與內閣文庫所藏版本同。清代來集之（1604-1682）

---

23 分別見第 442 則〈僧化棺〉、第 484 則〈紫簫〉。

24 除後述二書外，尚有錢希言《獪園》、馮夢龍《古今譚概》、褚人穫《堅瓠集》、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孫之騄《晴川蟹譜》等書曾徵引，其他未引書，然曾採其資料者，有張萱（1558-1641）《西園聞見錄》、支允堅《梅花渡異林》。其中孫之騄雍正時尚存，為其中徵引最晚者，足見《續耳談》流傳時期很短。

25 明・李維樾、林增志輯：《忠貞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2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倘湖樵書》卷 3 徵引時，提到「李言《續耳譚》」[26]，其所採者乃早稻田大學的版本。是知兩種版本，在晚明時皆已流通。內閣文庫所藏屬林羅山（1583-1657）舊藏本，林羅山與李維樾同時。從這些跡象看來，署名「沈遴奇、沈儆垣」之刊本亦較早見諸載籍。

既然書中有沈儆烜作者自道的內容，顯然這一版本符合正確的作者名諱，如此改動究竟是出於訛誤，或是另有緣故，可以從書中的線索考知。如〈悍婦〉云：

> 烏程閔氏族多懼內，大宗伯午塘公之兄號南山者尤甚。（內閣文庫藏本）
> 渭溪張氏族多懼內，少宗伯午峯公之兄號一山者尤甚。（早稻田藏本，同出卷 1，頁 4a）

另一處〈語讖〉同是改動閔氏的條文：

> 烏程諸生閔宗宣，嫻雅工文。（內閣文庫藏本）
> 義烏諸生文仲宣，嫻雅工文。（早稻田藏本，同出卷 2，頁 2b）

兩個版本文字行款並無差異，卻出現改動的異文。經過更動後，二者所寫完全指向不同之人。以〈悍婦〉而言，後者所指何人，已不可考。然前者所云「午塘公」者，係指閔如霖，生平見《烏程縣志》卷 6、《四庫全書總目》「《閔午塘詩集》七卷」。[27]閔如霖正為其鄉邦前輩，亦為沈家姻親之族[28]，小說中明確指認了閔如霖之兄懼內，應是得自親族傳聞。這則改動亦由正改訛，顯然具有諱飾之意，早稻田藏本在經過地望、官位、姓字的更動，已無法辨認這一人所指何人。

萬曆年間，沈儆烜尚是諸生，地位不顯，出版稗官小說作品無礙。王同軌在出版《耳談類增》時，仍處游幕生涯，可見這些小說的創作者都是沒有名位的文人。

館，1983），卷 2，頁 12b-13b。

[26] 明・來集之輯：《倘湖樵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46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卷 3，頁 58a。

[27] 參明・劉沂春修，徐守綱纂：《（崇禎）烏程縣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卷 6，〈科第〉，頁 11b；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3872。

[28] 據周揚波對竹墩沈家聯姻的考察，與烏程晟舍閔家結姻者有 4 人，參氏著：《從士族到紳族——唐以後吳興沈氏宗族的變遷》，頁 334。作者沈儆烜亦娶側室閔氏，其死後由閔洪學志其墓，閔如霖即洪學曾祖，參清・沈秉成纂：《竹溪沈氏家乘》卷 11，頁 8b。

只是沈儆烜到天啟後，已官至工部郎中，正五品。或許悔其少作，為尊者諱；或為其書具有射利性質，書商姑隱其名，因而改動作者姓名，造成現存兩種不同署名的《續耳譚》版本。

三、踵事增華：《續耳譚》的傳聞收集與補正

《續耳譚》沿襲《耳談》的作法，紀錄傳聞的來歷。《耳談》所載內容正是「齊諧者流」，故多鬼怪神仙、報應再生、異人諧謔等題材，《續耳談》所記題材亦不脫此範疇。如李自芳序所稱「補其所未備，增其所未聞。」（卷首）其用意正在延續聞見的傳統、收羅新見的故事，透過不同視野去擴充未備、未聞的故事。《續耳譚》也確實在此方向，增補了《耳談》未載之內容，以下就其補正《耳談》原故事的不足、紀錄新出傳聞等方面，討論《續耳譚》踵事增華的繼承關係。

（一）補正《耳談》條目

現在留存的《耳談》有 5 卷、15 卷以及《耳談類增》54 卷[29]，刊刻都在《續耳譚》之前，那麼這本書究竟續補的是哪個版本呢？在《續耳譚》中曾數度提到「前集」、「前編」，意在針對《耳談》進行補充。書中所見有 5 則，分別在卷 1〈古剎慧林〉、〈辨卓明卿父〉；卷 4〈夢學裏老先生〉、〈預報解元〉；卷 5〈辨潘四死〉。[30]這些條目有些是傳聞異辭，有些則是更訂《耳談》內容的訛誤。

如〈古剎慧林〉末云：「陸婿查舜佐與余友，言甚悉，因詳紀之，以訂前集之贋。」（卷 1，頁 5b）故事記載崇德陸楷為太倉海防郡丞時，談經僧慧林盜入婦家，婦人不從，為其梟首。後陸楷因一時不察，疑前日與婦爭吵之族伯為之，伯拷問下遂誣

[29] 三者是陸續增補的關係，15 卷本是在 5 卷本的基礎上，增錄 10 卷。《耳談類增》是 15 卷的擴充分類本，記事由 584 擴增至 1331 則，同時刪去了原有的 88 則故事，文字也有所改動。參呂友仁、孫順霖：〈前言〉，收入明・王同軌：《耳談類增》（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頁 5-7。

[30] 下文未論及，另有〈預報解元〉云：「亦嶽神所錫，以前編所載不述。」（卷 4，頁 16b）第 435 則〈辨潘四死〉：「吳興潘編修子文陽死於非命，載前編未確。」（卷 5，頁 23b-24b）

服。然不得婦首，伯「苛拷不已」，伯之女因自戕，使伯上納其頭。陸楷發現女首淋漓如生，疑有誤，遂知伯女以己首相代。後夢神托言「古剎慧林」，才訪得真兇伏法。此事前集為何，經查見諸王同軌《耳談》卷 11〈雙烈女祠〉、《耳談類增》卷 5〈雙烈女〉，云：

> 蘇城內，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叫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悅己，夜入，逼女。女不從，僧怒斬女，攜首以去。適女母舅宿於家，明日，其家訟於官，謂舅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桎梏。舅女痛父，自斷其首，為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恤，虔禱於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某寺某僧，首在廢佛腹中。」搜佛腹，果得首。坐僧死，舅得釋。蘇人建雙烈女祠。壬辰（萬曆 20 年，1592）何文興過蘇所見。[31]

事件的始末相差不多，但《續耳譚》參與的人物身分與關係更具體。其事另得自於郡丞陸楷的女婿所傳，故更加詳盡，特別是「古剎慧林」一段，以及慧林被捕後，云：

> （慧林）自云：「余居楚時，已殺女子五十輩矣，未有知者，今以一婦人故而被獲，是我命也。」捕者懼僧挾兇器，遍搜得婦首，漆而與俱，每興至，則熟視。其淫暴如此。（卷 1，頁 5b）

文中所述充分顯見一個兇徒的殘暴，確實符合「因詳紀之，以訂前集之贋」的記述。此一前集可能指《耳談》或《耳談類增》。

另一則，〈辨卓明卿父〉，同樣是針對《耳談》記述的傳聞加以辨析，云：

> 仁和光祿丞卓明卿，前刻藻林，乃苕溪濠上王貢士所編，原名《王氏藻林》。中多缺略，明卿裒益之，稱《卓氏藻林》。即其書瑣屑，秇林不滿，而王氏勤苦，安可泯也。晟舍凌緡部亦有此本，為卓先刻。其序乃宋子明孝廉為之，刻子明集，卓氏亦攘之矣。明卿父，諱賢，生平業賈，壽終於家，前集悞云客死。誌具《王弇州先生續稿》，特正之。（卷 1，頁 7b-8a）

31 參明・王同軌：《新刻耳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8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卷 2，頁 660-661。

苕溪濠上王貢士，正是烏程人。而凌繕部即凌迪知（1529-1600），為凌濛初（1580-1644）之父，同是烏程人。足見《王氏藻林》一書的來歷，乃是得自鄉邦。這則亦辨析《耳談・卓明卿》事，原作云：

> 杭郡塘西卓明卿，刻《藻林》者也。其尊人卓公，以鹽商於維揚。母金十萬，歲得子十之一。然好衣褐，獨持歸若窶人然，亦大賈習也。至河滂，舟師利其資，殺公岸上，以薦裹屍匿葦中，而棄舟歸，卒然為巨室。明卿母屬明卿遍覓父不得，至河滂，日困石尤，因焚楮船頭，薪反風，而火然岸葦，濕薦裹屍出焉。視之，乃其尊人。已二載，面如生。因載歸，詢諸舟主人，因得前舟師，密訟已。急捕，一訊而得。為巨室僅十之二三，而數千金尚瘞其家，皆以歸明卿。舟師罪死。……沈泰履談。[32]

《耳談》得自沈泰履所言，難免傳聞失實。《續耳譚》所辨甚明，主要針對卓明卿刻《藻林》、明卿父賢壽終於家二事考辨。至於所云《王弇州先生續稿》，見卷 125〈恩例冠帶卓見齋翁墓表〉，記卓明卿父事蹟甚詳，此不贅述。

除此之外，《續耳譚・夢學裏老先生》亦見於《耳談》，云：

> 慈邑一秀才以前程叩東嶽神，神夜見夢曰：「來日午時有鄰邑兩縉紳過于河，試往問之。」秀才如其言，候於河濱，果見兩縉紳方舟而來，一姓蔡，官侍郎，一姓李，官參政。秀才登舟揖見，以嶽神語告之，二公欲好言相贈，而蔡位與年俱尊於李，李讓蔡言，蔡曰：「願君只學李老先生是矣。」秀才喜而退，後補糧，以廣文終，蓋李字與裏同音，前所祝者，乃「學裏老先生」其數已前定也。此夢的出予鄉東嶽之神，前集以屬九鯉仙，豈傳聞之誤耶。（卷 4，頁 26b）

此所言前集事，見於《耳談》卷 12〈九鯉仙夢〉、《耳談類增》卷 15 冥定篇五〈遇鍾李二公夢〉。[33]兩者所記事同，一屬東嶽神，一屬九鯉仙。《續耳譚》指出「此夢的出予鄉東嶽之神」，證實此事出於其鄉里，因此懷疑九鯉仙之說有誤。蓋當時九鯉

[32] 參明・王同軌：《新刻耳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8 冊，卷 2，頁 554。

[33] 參明・王同軌：《新刻耳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8 冊，卷 12，頁 669。《耳談類增》卷 15 所引字句略有不同，此據《耳談》錄入。

仙祈夢事頗盛，因此附會其上。[34]作者劉忭為慈谿人，或許此事正得自於劉忭所聞。

從這三則所指「前書」，都收錄於《耳談》15 卷本，而〈卓明卿〉事不見於《耳談類增》，足見《續耳譚》賡續的原本對象是 15 卷本。這一賡續並非僅止於繼承其收集奇異之談，還針對已有的故事進行補充與駁正。

（二）口傳與書承並錄

王同軌《耳談》所錄故事主要得自友朋傳聞，正如張文光序所言：「纓聚麈摩，奇聞異論，輒聽輒語，隨語隨錄，如耳與耳相告報，而我不煩緩頰也。」[35]因此文末多有紀錄傳聞來歷。這一作法雖然並非王同軌所創始，不過，作「某某談」的紀錄形式，誠為《耳談》編纂之特色，《續耳譚》也繼承這樣的體例。據統計其注出來源者，共計 100 則，約佔總數五分之一。茲參考附表一「《續耳譚》傳述來源對照表」。

從表格可知，這些來源主要來自耳聞，還有少數部分來自於書面材料。如：

卷 1〈雩龍〉	見汪司馬〈銘〉
卷 1〈卿雲〉	見屠緯真〈紀〉
卷 4〈王太史配死節〉	見周比部〈傳〉
卷 5〈陳明遠〉	見〈明遠再生傳〉

這些條目多半只是節錄或改寫，並非原文謄錄。若干傳聞也表明了作者和該傳述者的關係，比方說〈古剎慧林〉云：「陸婿查舜佐與余友，言甚悉。」〈宋翼還魂〉：「予友商玄明目睹者。」〈巨魚〉：「予弟元瀛令南埜，富妻告守制知之詳。」〈產怪〉：「予友嵇山甫目覩。」都指向了作者之我，不過，這個「予」因為存在著三個作者，使得敘述者歧異難分，無法判斷彼此的關係。也因為這些人官位不顯，留下事蹟不多，未能提供更多作者的線索。

雖然條目注明傳述者，卻轉錄自更早的典籍，如：

---

[34]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 15 冥定篇五全卷皆錄九鯉仙夢之事，此前《見聞紀訓》卷下、陳鼎《百可漫志》、何孟春《餘冬序錄》、《戒庵老人漫筆》卷 5〈錢參政仙遊夢〉，《續耳譚》所抄的《煙霞小說》如徐禎卿《異林》、陸粲《庚巳編》亦多記載，可知當時傳聞之流行。

[35] 參張文光：〈序〉，收入明・王同軌：《耳談類增》，「卷首」，頁 1。

第 358 則〈天王冥會〉　見《雪窗談異》
第 433 則〈詠尹字〉　見《明皇雜錄》
第 438 則〈義鷹〉　見《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第 477 則〈雷丸〉　見《文昌雜錄》

即便是明確表達了口傳的來歷，卻不見得是出自口述傳聞，這顯示《續耳譚》書承與口承交叉影響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第 358 則〈天王冥會〉，註明「鴛湖李叟談」（卷 4，頁 29b-30a），出自《鴛渚誌餘雪窗談異》，該書本多記載嘉興一地的地方傳聞，取材自地方誌書以及傳聞。[36]這則出自李叟所言的故事，也得自其鄉邦。[37]按理上得自口傳之條目，應有傳聞異載的情況，不過比對之後，〈天王冥會〉除了刪去大篇幅的曲文與文末評語之外，只有更動最末幾句。

> 張恍然夢覺。予時與張同處，親知其事，乃執燈為錄一過。(《鴛渚誌餘雪窗談異》) [38]
>
> 張栩栩自得若夢覺，益佞佛。鴛湖李叟談。(《續耳譚》，卷 4，頁 29b-30a)

從文字的對應看來，這則故事理應出自書承，並非口傳。相形之下，《鴛渚誌餘雪窗談異》則表現明確的口傳性質，因為他是得自故事主人公自言的傳聞。題為「鴛湖李叟」未知是《鴛渚誌餘雪窗談異》的作者，或只是傳述人，已不得而知。[39]除此篇外，《續耳譚》另有多篇採錄自《鴛渚誌餘雪窗談異》，包括第 51 則〈元宵現燈〉，出自〈觀燈錄〉；第 82 則〈景德幽瀾傳〉，出自〈景德幽瀾傳〉同名原作；第 419 則〈鬻柑〉，出自〈鬻柑老人錄〉。這些條目多半沒有注出來源，《續耳譚》在處理這些條目時，刪去原作中的評論與故事來歷，只保留故事的始末。處理方式與後述抄

[36] 陳國軍指出，其書收錄故事，約有 13 則出自《嘉興府圖經》，他認為這本書是作者根據由來已久的傳說故事，加以藝術加工而成。此書大抵成書於萬曆 10 年至 14 年間（1582-1586）。參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頁 436-444。

[37] 此事又收錄於《稗史粹編》，其後《古今清談萬選》卷 1〈張生冥會〉即據此改編。參明・胡文煥，向志柱點校：《稗家粹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4，頁 215-218。

[38] 參明・周紹濂，于文藻點校：《鴛渚誌餘雪窗談異》（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50-152。

[39] 目前認定作者為周紹濂的說法，本於陳國軍從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明崇禎 10 年（1637）《嘉興府志》卷 18〈典籍〉所記，考出作者為周紹濂。不過這一說法已被向志柱所質疑，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參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頁 436-444；向志柱：《胡文煥《胡氏粹編》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20-126。

撮它書的情況略同。

紀錄傳聞的目的，主要反映收羅當代異聞的企圖，因此，《續耳譚》也記錄一些當時流行的故事，如第 425 則〈男飾〉，記載當時流行的黃善聰女扮男裝之事，末云：「按女易男飾者，南齊有東陽娄逞，五代有臨邛黃崇嘏，國初有韓貞女，茲又見善聰焉。」（卷 5，頁 21a）[40]轉錄自當時的載籍。另外當時流行男女溺水殉情後，生出並蒂蓮花之事，《續耳譚》也錄有異說。第 482 則〈臍出並蓮〉（卷 6，頁 6b），記載署中鬻紙周奎女與周大澤相戀意外溺死之事，死後生並蒂蓮，蓋二人精神所感，故蓮出臍中，合為一本。這則故事與《耳談類增》卷 5〈雙蓮橋〉頗為相似[41]，《艷異編續集》卷 5〈並蒂蓮花記〉將之敷衍其事成為張麗春、曹璧二人的愛情故事。[42]足見類似情事頗傳於當時，故多有異說。

「附表一」反映《續耳譚》書承、口承的雙重來源，其中不乏出自當代聞人之手，這些人也有著作留下。茲列舉如下：

表一：《續耳譚》取材當代聞人資料表[43]

	《續耳談》題目	《續耳談》附記	出處
屠隆	3.　洛伽山靈異	見屠緯真傳	《栖眞館集》卷 20 記〈補陀洛伽山記〉
	20.　卿雲	見屠緯真紀	《（光緒）慈谿縣志》卷 55「九月卿雲見於大寶山」（天啟志）下引屠隆〈慶雲記〉。本集未見。
	65.　屠印姑	屠儀部談	《栖眞館集》卷 21 傳〈屠印姑傳〉
	246. 吾進士	屠緯真談	《由拳集》卷 19〈吾謹傳〉
	247. 程烈女	出屠隆傳	《由拳集》卷 19〈程烈女傳〉

40 根據小松建男考索，該事流傳頗廣，依詳略可分成三類。其中《續耳譚》與 A 類《琅琊代醉編》文字最近，題名也相同，《琅琊代醉編》今傳明萬曆 25 年（1597）陳性學刻本，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29-130 冊，末注出《雙槐歲鈔》，文字有改動，出版時間早於《續耳譚》，應是此條之來源。參〔日〕小松建男：《中国近世小説の伝承と形成》（東京：研文出版，2010），頁 133-139。

41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卷 5，「聚德篇」，頁 43-44。

42 參明・王世貞編：《新鐫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第 3 輯第 1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1527-1532。又見明・吳大震編：《廣艷異編》，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第 1 輯第 14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351-357。

43 此表格整理，主要參考屠隆《栖眞館集》、《由拳集》、郭正域《鐫黃離草》、《合併黃離草》、葉向高《蒼霞草》、《蒼霞詩草》、王世懋《王奉常集》、王世懋《王敬美所著書》，相關版本詳參徵引書目。

	311. 吳仕期	屠儀部談	《栖眞館集》卷 3〈孤憤篇・敘〉
	385. 詩鬼	屠緯真談	《由拳集》卷 18 記〈開化遊記〉
郭正域／葉向高	52. 銅異	大司丞郭美命紀	郭正域《鐫黃離草》、《合併黃離草》（以下簡稱《鐫》、《合併》）卷 17〈司徒王見峰公七十壽序〉
	54. 鑄銅化異	張介君為紀其事	《鐫》卷 8、《合併》卷 23〈劉太淑人傳〉
	55. 歐陽烈女	郭祭酒談	《鐫》卷 8、《合併》卷 23〈歐陽列女傳〉
	56. 玉主	葉進卿談	葉向高《蒼霞草》卷 14〈林季公傳〉、郭正域《鐫》卷 1、《合併》卷 8〈玉主行〉
	57. 王孝子	葉宗伯談	葉向高《蒼霞詩草》卷 1〈王孝子詩〉、郭正域《鐫》卷 1、《合併》卷 6〈王孝子行〉
	313. 吳小僊	郭美命先生傳	《鐫》卷 8、《合併》卷 23〈吳偉傳〉
	331. 陳文偉馭盜	郭祭酒談	《鐫》卷 8、《合併》卷 23〈陳文偉傳〉
	357. 神醫	郭祭酒談	《鐫》卷 8、《合併》卷 23〈羅鍊傳〉
	441. 廁生	見郭祭酒傳	郭正域《鐫》卷 8、《合併》卷 23〈林宜人傳〉、葉向高《蒼霞草》卷 16〈先母林孺人壙志〉
王世懋	12. 泰和雷異	見《奉常集》	王世懋《王奉常集》卷 14 文部〈江右述異記〉
	63. 飛閣流舟	無	《二酉委譚》
	64. 雌甲辰絕對	無	《二酉委譚》
	100. 棺異	王奉常談	《二酉委譚》
	101. 漁遊沸油	王奉常談	《讀史訂疑》
	102. 童子遺精	王敬美先生談	《二酉委譚》
	103. 徐爵爵	王敬美先生談	《二酉委譚》
	104. 婦人食屍	王敬美談	《二酉委譚》
	439. 賢夫人	見王侍郎卻金傳	〈王氏父子卻金傳〉

表格中，所錄屠隆（1543-1605）、郭正域（1554-1612）、葉向高（1559-1627）、王世懋（1536-1588）四人，都可從其著作中稽核到相應的內容。屠隆為慈溪人，可能與劉忭有地緣關係，故多所採錄。而郭正域與葉向高二人交好，共享同一傳聞，同題共作，因此《續耳譚》所記雖出於不同人的傳述，卻同見於二人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二位都是沈儆烜之父沈子木的好友，《竹溪沈氏家乘》尚留存二人為其祖父沈應登所寫的傳記，根據傳記後沈儆烇的附記所云：

> 右葉少師、郭宗伯所著大父傳（案：指沈應登），皆在辛丑（萬曆 29 年，1601）前，而兩先生集中顧不載。蓋伯父大司馬（案：指沈子木）以常伯任陪京，從兩先生游，而先君子守少陵時所授梓者，謹錄以垂後云。庚辰（崇禎 13

年，1640）十月既望儆烇謹誌。[44]

這段文字明確記錄了這兩篇傳記的寫作，出於沈子木與二人的交情，沈儆烇指出二傳在兩先生集不載，蓋曾見過二人的集子，或許作者沈儆烜也曾見過，由上述曾引用郭正域所作之傳可知，但未必是現存流傳的刊本。[45]

在使用姓名上，時用官銜、時用字號，體例並不統一，可能並非出於一時之載錄，抑或出於不同作者之筆所致。這些條目或出著作，或出口談，多數都可在現存載籍中找到對應的內容，然而內容都經過《續耳譚》作者大幅度的改寫，其書取用屠隆、郭正域者多是長篇傳記，大抵只是擷取傳主片段事蹟，而王世懋則出於他的筆記《二酉委譚》，文字大抵對應。至於〈王氏父子郤金傳〉出於長篇傳記，也同樣採取節錄的作法。值得注意的是，三人皆是作者的前輩，當時這些著作已經出版或流傳，因此，得以逕自摘錄。

由此可知，《續耳譚》記載傳述來歷皆有所本，至於究竟是得自口述或書籍則沒有一定的規範，有時稱「某某談」者，卻來自於書面資料；有時得自書面資料，卻也並未完全根據原書謄錄，而做了一定的編輯刪節。因此，在鑑別該書的來歷時，不能一味認定它來自於口述，也可藉此掌握該書編輯的體例與性質。

（三）在地性：採錄鄉邦軼事

作者慈溪劉忭、烏程沈遴奇、沈儆烜，正好分處二地，而書中頗見二地傳聞，或許正憑藉著地緣關係。這些記載或得自自身見聞，也有得自鄉邦友人，顯示這一書籍有強烈的地方色彩。當時《鴛渚誌餘雪窗談異》多記嘉興地方傳說外，早先的

---

44 清・沈秉成纂：《竹溪沈氏家乘》，卷 18，〈傳〉，頁 1a-8b。沈儆烇，字肇生，號節垣，是沈子來第五子。

45 經查郭正域《鑷黃離草》10 卷，最早為明萬曆 28 年（1600）序刊本，藏於內閣文庫，《合併黃離草》今存明萬曆 40 年（1612）史記事刻本。明・葉向高《蒼霞草》有三種較早的刊本：15 卷本，收入《故宮珍本叢刊》集部第 527-528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僅有郭正域序，所收篇目最少，應為最早；次乃《續併蒼霞草》12 卷本，有明萬曆丙午（34 年，1606）顧起元、董應舉、陳邦瞻序；20 卷本，與《蒼霞續草》、《餘草》版式略同，於萬曆、天啟遞修，三種皆載有〈筠溪沈先生傳〉分別在卷 10、卷 9、卷 14。《續耳談》所記諸篇皆見《鑷黃離草》，疑作者所見即此本。其餘諸本晚於《續耳談》刊印的萬曆 31 年（1603），應不及見。

陳鳴鶴所作《晉安逸志》專記福建地方的傳聞軼事。陳國軍也指出，嘉靖以來，有許多專事收集地方傳聞瑣事畸聞、人文叢談、山川風物的作品，如《西湖遊覽志餘》、《汴京勾異錄》、《涉異志》等作品，延續到萬曆年間，亦不乏類似作品。[46]但這些作品多數是匯編舊聞，不一定涉及個人創作，然而《續耳譚》繼承《耳談》的傳統，專事收集口述異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個人交遊以及生存地域限制，尤其該書編輯時，諸人可能都是生員或未有科名的身分，若沒有從宦或幕僚的經歷，便局限於依附鄉邦謀求生計。在書中也有少數涉及自身遊歷的異地經驗，如〈樹異〉記載「余於萬曆己亥歲（27 年，1599）至南康縣治」見一蔽天之樟木，又「庚子（1600）冬，見金陵國子監右向上一枝獨茂。」（卷 2，頁 3b-4a）〈玉龜〉庚子秋謁南京紫金山高皇陵（卷 3，頁 1b）;〈男化女〉:「萬曆丙戌（14 年，1586）年事，予寓晉目擊。」（卷 3，頁 3b）反映作者自身的親身經歷，其他則多屬親友傳聞。

由於該書列名三位作者分處二地，不同的地緣關係涉及了兩地作者的自身見聞，在書中確實存在很多慈谿、烏程二地的傳聞，也旁涉鄰近地域的傳聞，茲表列如下：

表二：《續耳譚》所記傳聞區域分布表

區域		《續耳譚》條目		則數
湖州	烏程	9. 悍婦	252. 魂附	24
		18. 辨卓光祿父	286. 筠溪巧對	
		67. 男尼	306. 蛇吸人精	
		106. 語讖	315. 吳駕部女	
		116. 苕城狐異	317. 頭白夫妻	
		120. 閔仲升辨冤	345. 金山脫厄	
		130. 薛素素	388. 閔王二生	
		135. 貞妾	389. 夢神授方	
		151. 餐狗道人	435. 辨潘四死	
		152. 騾鬼	483. 天磯僧	
		200. 三應夙冤	485. 產怪	
		213. 李王神異	486. 陸學憲馮孝廉	
	德清	108. 憲使為閻君	274. 潘爛頭	8
		114. 章選部父	355. 奸僧	
		229. 舉子更名	432. 索柑駢語	

[46]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頁 436。

		256. 八童戲死	471. 痴主簿	
	長興	273. 半個里長		1
	武康	390. 滅蠶報		1
	安吉	68. 償銀報		1
寧波	慈谿	6. 王可交成僊	275. 雷擊淫男	25
		14. 賸生	288. 返風僊逝	
		16. 因盜獲財	292. 威靈幼顯	
		21. 驅石	330. 主考死爭	
		35. 黃花晚香	324. 吳幼安	
		39. 石爐下山	347. 得友全妻	
		50. 孟夏異桂	348. 忍死揮釵	
		57. 王孝子	350. 夢學裏老先生	
		80. 黃河應夢	351. 預報解元	
		81. 神龍現體	481. 牛角現異	
		113. 東嶽戲夢	487. 邦贊戲僧	
		141. 王尚義	488. 擇婿得兩會元	
		258. 張進士回生		
	寧波	19. 雩龍	140. 汪一清	4
		20. 卿雲	275. 雷擊淫男	
杭州	錢塘／仁和／蕭山	33. 老嫗騙局	353. 伽藍示異	13
		125. 夢報大魁	354. 夢大貴人	
		145. 瘞鵝	410. 黠賊	
		254. 江十八	418. 丹客	
		270. 陳通判公廉	429. 新羅僧	
		284. 荒異	468. 何競復父讎	
		287. 龍墜		
嘉興	山陰	107. 神崇	277. 蛇鼈交化	4
		253. 白洋龜異	309. 奇鑑	
	海寧	289. 舟覆得生		1
	檇李	51. 元宵現燈	419. 鬻柑	5
		80. 黃河應夢	486. 陸學憲馮孝廉	
		82. 景德幽瀾傳		
	秀水	326. 小犢鳴冤	427. 子娶母	2
紹興	會稽	26. 車孝廉救表弟	224. 臼精	9
		47. 宋翼還魂	285. 徐生破戒	
		61. 誤解	291. 章解元	
		84. 因假得真	346. 東陽幻術	
		133. 越婦丹青		
	紹興	117. 紹興賣卜人	325. 腸斷不死	3
		122. 溺女報		
金華	金華	276. 僧救公子		1
	永康	349. 周實夫夢		1
	蘭溪	46. 狗姦		1

衢州	太末	144. 魂交	1
	鳳林	411. 理齋戲語	1

表格所及的地區除了是記載該故事發生的地方，有些反映的是講述者或是故事主人公的鄉里或遊宦之地，從中可見書中包含許多鄉邦傳聞。前述已提及〈筠溪巧對〉、〈夢神授方〉、〈李王神異〉談到作者沈儆烜家族的親身經歷。又〈石爐下山〉、〈返風僊逝〉可能是作者劉忭的親族傳聞。其他記載也包括許多鄉邦聞人之事，如前述屠隆所記是來自慈谿的鄉邦前輩，而郭正域、葉向高，都是沈儆烜父沈子木的友人。又如第 315 則〈吳駕部女〉記載鄉人吳仕銓家的故事，云：

> 震州吳駕部公擇女適溫太學者，博通書史，每行必載與俱，喜吟詠，嘗隨父金陵官舍，適季父允兆歸，書扇頭詩曰：「官舍知秋早，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予紀此以俟彤管之續。吳輯侯談。（卷 4，頁 15a）

吳公澤，本名仕詮，即故事的傳述者吳世熙之叔父。[47]故事中記錄其堂妹嫁予溫太學，善吟詠，並錄其一扇頭詩。這則婦女能詩被當作異聞來記錄，「予紀此以俟彤管之續」，彤管指女史記事之意，足見作者也頗關注當時女性藝文的特殊價值，在《續耳譚》同卷也謄錄數則徐禎卿《異林》有關女性藝文之事[48]，可見當時這類作品已不乏關注婦女寫作的題材。此外〈閔仲升辨冤〉記載閔世翔明察秋毫判案之事（卷 2，頁 7b-8a），另一則〈貞妾〉則來自他的傳述。（卷 2，頁 12b-13a）閔世翔正為烏程著名的鄉宦。〈魂附〉也記載其父閔道鳴附身於婦人處分家中事（卷 3，頁 22a），應是閔氏與作者沈儆烜關係密切之故。

他如第 355 則〈奸僧〉記載德清人許孚遠巡撫八閩除奸之事（卷 4，頁 28a-28b）；第 347 則〈得友全妻〉記述嘉定鄉人囑咐友人探望家中妻子，恰好營救了遭投宿尼姑所擄的妻子，此事得自於出身慈谿的官員王福徵。（卷 4，頁 25a-25b）〈孟夏異桂〉

---

47 原書作「吳輯侯談」，據查「吳世熙，仕讓子，字緝侯，應天中式。」乃萬曆 31 年癸卯（1603）舉人，蓋形近致訛。又萬曆元年癸酉（1573）舉人「吳仕詮，仕讓弟，字公擇，號湧瀾。甲戌進士」知為吳世熙之叔。參清・李昱修，陸心源纂：《（光緒）歸安縣志》，卷 32，〈選舉・舉人〉，頁 6a、5a。

48 參《續耳譚》第 295 則〈孟淑卿詩〉、第 296 則〈朱氏遇虎丘留題〉、第 297 則〈徐氏春陰詩〉，頁 4b-5a。

也記載了王福徵早年科第不順的遭遇。（卷 1，頁 18b）〈黃花晚香〉則記慈谿人劉世德遭廷杖，夢神人預言，知其晚節無憂，遂歸田三十年。（卷 1，頁 14a）這些記載除了出於作意好奇，也顯示作者有意採錄當地事蹟，以彰顯鄉邦善事。不可諱言，書中內容不時載涉及江西、福建、湖北等外地的傳聞，不過多半是來自於當地的宦遊者或鄉紳的傳說，如〈薛素素〉為吳允兆所見京師的傳聞，〈騾鬼〉則是鄉人陳應和在洛陽為宦的經歷。

當時志怪小說各地多有作品，如吳地《煙霞小說》諸書、錢希言《獪園》；閩中陳鳴鶴《晉安逸志》、謝肇淛《麈餘》、徐燉《榕陰新檢》；湖廣的王同軌《耳談》、王兆雲《王氏青箱餘》、《湖海搜奇》等，反映當時採錄傳聞的風氣。惟烏程、慈溪兩地未有相關著作留存，這些鄰近地域的故事被記載下來，除了顯現《續耳譚》搜羅奇聞異事的特徵，也讓烏程、慈溪兩地的文人交游與地方傳聞，藉此著作得以保留。

《續耳譚》在《耳談》的基礎上搜羅新見的故事，繼承了志怪筆記隨聞即錄的傳統之餘，同時透過自身聞見補正了《耳談》原故事的疏漏，反映了賡續前作的自覺。除此之外，收羅奇聞更是直接繼承了《耳談》搜奇話異的精神，這反映在記載即時性、在地性的寫作特徵上，這些也是當時志怪共同的特徵。只是因為個人的聞見有別，所反映的視野也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以作者為中心的見聞圈，和其他類似的著作相互補充，如《耳談》、《續耳談》、《獪園》都同時採錄了屠隆的見聞，卻又不相重複。透過個人經驗的分享，成為志怪文類饒富趣味的創作動力。

四、雜湊稗販：《續耳譚》之抄錄它書及其編纂

《續耳譚》作為王同軌《耳談》之續書，本應是繼承傳聞載錄的寫作精神。不過，該書也和《耳談》系列書籍的編纂，有著密切的關係。直接反映在萬曆癸卯（31

年，1603）秋月李自芳的引言中[49]，云：

> 《耳譚》始木於燕都，繼梓於建業，繼而閩而越，咸鬶鍥焉。為是求購者紛紛，一時赫蹏騰湧。夫耳譚者，齊諧之流也，乃人人爭先覩之為快者何為，事新而艷，語爽而奇，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也，故見珍於人者。余方讀禮家居，博極稗史，倏又覩有《續耳譚》之木，余締閱之，大都如張沙羨所云：「可以勸，可以戒，可以博物而多識，可以解醒而却昏。」補其所未備，增其所未聞。故知是集一出，赫蹏又貴市中矣。（卷首）

這說明《耳談》的流傳從北京開始流傳在各大城市，特別是刻書興盛的這幾個城市，在在說明《耳談》的流行，正出於「事新而艷，語爽而奇」的獵奇心理。至於序中所云張沙羨，原為《耳談類增》寫序人之一，其末署「萬曆歲在癸卯（31 年，1603）春王正月（換行）楚年家友弟沙羨張文光撰」，這段文字原作「可以勸，可以戒，可以捧腹，可以證理，可以博物而多識，可以解醒而却睡。」[50]這裡作了些許改動，足見李自芳曾見過同年正月刊行的《耳談類增》。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序跋本是專為《續耳譚》而寫的，卻處處顯露綴合的痕跡。如「夫耳譚者，齊諧之流也」二句，見諸《耳談類增》張汝霖引；「事新而艷，語爽而奇」又脫化於張盈科序「事新而艷，詞爽而快。」又如刊行一段，見諸《耳談類增・凡例》云：

> 曩歲需次都門，裒奇事數卷。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見之，謂為必傳。會有餉金者，因以災木，已而金陵、浙、陝皆有板。今夫弁者，馮式據梧皆是物也，此《耳談》之始。[51]

沈純甫指沈鍊（1507-1557），嘉靖 28 年（1549）服闋入京，後事忤嚴嵩父子，嘉靖 36 年（1557），遭設計為白蓮教亂黨牽連所害，當時大約是錦衣衛經歷在京。「御史

[49] 其序署名「東汝育和李自芳撰」，據謝旻《（康熙）江西通志》、李士棻《（同治）東鄉縣志》載，李自芳為東鄉人，中實孫，萬曆 13 年乙酉（1585）鄉試舉人，萬曆 17 年己丑（1589）焦竑榜進士，曾官汀州知府，和作者沈儆烜兄儆炌是同年進士。

[50] 參張文光：〈序〉，明・王同軌：《耳談類增》，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首」，頁 2。

[51]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8 冊，〈凡例〉，頁 10。

大夫」為其代稱，並非指其任職都察院御史。[52]王同軌為嘉靖 31 年（1551）參與例選[53]，為貢生，與沈鍊任職時期相符。當時已完成數卷奇事，這是《耳談》創作的起源。該書最早在北京刊刻，現存 5 卷本，封面仍保有「重刻北京原版《耳譚》」字樣[54]，卷首有王同軌萬曆丁酉（25 年，1597）孟夏自序，距離原版刊刻已有時差。《續耳譚》引言之刊刻地增加「閩」而未及「陝」，從現存 15 卷本《新刻耳談》有萬曆 30 年（1602）建陽書林余泗堂梓行的萃慶堂刊本看來，應是反映當時實情。

從《續耳譚》的引言看來，多處顯露前文本的痕跡，雖說續書的創作訴求相同，用語雷同也不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書雖說是採錄見聞的體裁，然而似乎混充著其他當代小說的痕跡，顯示內容駁雜的情況，未盡如序中「補其所未備，增其所未聞。」或許此言不無溢美之意，也可能反映序作之時，未能盡閱該書。因此出現引言徵引了《耳談類增》張文光序，書中卻抄錄《耳談類增》之矛盾情況。《續耳譚》的抄錄來源，特別集中在《煙霞小說》與《耳談類增》二書，反映了該書可能經過書商雜湊他書、混充篇幅的情況。這種既著且編的性質，有別於叢書、類書與小說編選的著作體例，在明代小說中實屬罕見。以下就《續耳譚》襲取二書的情況進行討論。

（一）《煙霞小說》

《煙霞小說》收錄了吳中名賢的 13 部小說，根據四庫館臣所言：

> 明陸貽孫編。貽孫，蘇州人。是書仿曾慥《類說》之例，刪取稗官雜記凡十二種。中如楊循吉《吳中故語》、黃暐《蓬軒記》、馬愈《日抄》、杜瓊《紀善錄》、王凝齋《名臣錄》、陸延枝《說聽》，六種逸事瑣聞，尚資考論。至陸粲《庚巳編》、徐禎卿《異林》、祝允明《語怪編》、《猥談》、楊儀《異纂》、

[52] 沈鍊事蹟，參明・王元敬編：〈年譜〉，明・沈鍊：《青霞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2；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209，頁 5533-5535。

[53] 關於王同軌的事蹟，參龔進輝：《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頁 7-9。

[54] 參《新刻耳談》5 卷本，據北平圖書館舊藏萬曆間（1573-1619）金陵書坊世德堂重刊本。

陸灼《艾子後語》六種，則神怪不經之事矣。[55]

可見這部書主要包含逸事瑣聞和神怪故事兩大部分，曾在嘉靖、萬曆兩度刊刻。細檢《續耳譚》一書，超過四成的條目，來自於這部小說叢書，除了《名臣錄》、《艾子後語》、《猥談》未曾徵引，其餘書籍皆予以採錄，茲參考附表二「《續耳譚》抄錄《煙霞小說》對照表」。

《續耳譚》抄錄《煙霞小說》諸書，多半沿襲舊題，如《吳中故語》、《馬氏日抄》、《庚巳編》、《語怪四編》諸書原有題目，《續耳譚》逕自襲用，僅《庚巳編》「王欒」另作「王孌」、《語怪編》「重書走無常」改「酆都走無常」、〈上真賜藥〉改作〈真君療病〉。「欒」、「孌」蓋形近致訛，走無常事已見祝允明《志怪錄》，此為再記之事故云「重書」，《續耳譚》並非重書，故改題。〈上真賜藥〉改易原因不明。至於其餘諸書，原無題目，則由《續耳譚》自行擬題。由此可知，《續耳譚》在抄錄時，逕自沿用舊題，其承襲之跡甚明。

至於內文，幾近逐字謄錄，且逕錄原書之案語，如〈體玄逍遙翁〉出自楊儀《高坡異纂》，案語附上潘閬、卓敬之事跡考辨，以為二事始末相近，然而「鬼神恍惚，難以臆決，謹備錄所文如此。」[56]之上的大段文字，《續耳譚》亦謄錄其中。此外，〈升遐先兆〉一事出於《庚巳編》卷 4 亦有案語，《續耳譚》以雙行夾注附載於後，這是《續耳譚》抄錄時的普遍情況。然而《續耳譚》在處理內文時並非全無調整，有時也針對刪剔原作的按語或是作者的註記。如下表所示：

表三：《續耳譚》抄錄文字更動對照表

條目	原書案語	《續耳譚》
161. 武侯遺制	以上皆先君謫官貴陽所聞，不肖又聞……（陸延枝《說聽》，卷 1，頁 4a）	刪
169. 蛇祟	此與《夷堅志》妖蛇淫婦事相類（陸延枝《說聽》，卷 3，頁 25a）	刪
176. 鶯聲雁影	惜晚節不相覆耳。（陸延枝《說聽》，卷 2，	刪

55 參明‧陸延枝編：《煙霞小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25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頁 705。

56 參明‧楊儀：《高坡異纂》，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25 冊，頁 619-620。

	頁 1a）	
219. 孟小姐惠日菴留題	其集多桑間之詠，不足傳也。（《蓬軒吳記》上，頁 20b）	故並傳之。
233. 死猶顧親	書以勸之。（《蓬軒吳記》下，頁 13b）	刪
250. 再世夫妻	予親見之，後兩家女子竟不育。（《蓬軒吳記》下，頁 3b）	後兩家女子竟不育。
376. 楚巫	又云：「其術過洞庭湖，則不能大驗，亦非樂為是。大抵如閩廣所用南法及梓匠厭勝術，以先世傳習，故不免為之爾。」吳用者頗善談怪，後四事並是渠說。（《庚巳編》，卷 3，頁 27b）	刪
377. 楊寬	寬歸，親為人說。（《庚巳編》卷 3，頁 29b）	刪
380. 異人占星	此與漢武帝微行遇書生事相類。（《庚巳編》，卷 3，頁 33a）	刪
382. 犬精	吾鄉陳都御史，時奉使彼中，得其案牘。（《庚巳編》，卷 4，頁 4a）	刪
402. 張潮	予親友有與張潮善者往弔，聞女言如此。（《庚巳編》，卷 4，頁 20a）	時有與張潮善者往弔，聞女言如此。
444. 守銀犬	家君說：……（《庚巳編》，卷 1，頁 8b）	刪
445.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說：……（《庚巳編》，卷 1，頁 9b）	刪
450. 周歧鳳	予之先曾大父亦與岐鳳交，然薄其為人，每來則置之別墅，不令至家也。（《庚巳編》，卷 1，頁 20a）	刪
453. 西山狐	益，吾鄉劉原博先生之外祖也。劉之祖能道其事。（《庚巳編》，卷 1，頁 26b）	刪
455. 蔣生	予姊之夫於生有親，能道其事。（《庚巳編》，卷 1，頁 28a）	刪

諸如第 169 則〈蛇祟〉、第 380 則〈異人占星〉似是原書案語，與原故事無涉，故刪去。其餘多是原作者記錄自身傳聞之來源，用以徵實其事。原本《續耳譚》一書承襲的正是王同軌《耳談》這種得自傳聞的小說筆記型態，因此諸多條目多附註「某某談」，表明故事的來源。只是在謄錄《煙霞小說》諸條目時，不宜再次將前人的傳聞來源謄入，故將之刪去。所刪文字多是補述在故事之末，《續耳譚》的處理方式是刪去補述之部分，也有少數情況是修改文字的，如第 250 則〈再世夫妻〉、第 402 則〈張潮〉，部分刪改以掩飾其跡。

另外，還有一些改動是將原來比較尖銳的批評，改成比較中性正面的意見。如第 176 則〈鶯聲雁影〉，《說聽》本有批評何文淵晚節不保之語，為《續耳譚》所刪；

第 219 則〈孟小姐惠日菴留題〉，《蓬軒吳記》本以為「其集多桑間之詠，不足傳也」，所可傳者只有惠日菴留題之詩，《續耳譚》改成傳述該詩之意，忽略了對孟小姐作品的疵評。這些改動顯然並非為了掩飾原記錄者之身分，而是泯除一些批評的痕跡。

需要說明的是，在附表所列 238 則，多數條目是不經改動的謄錄，上述改動的條目其實只佔少數。這些混入的條目，具有群聚的現象。從二書的表格看來，同一書籍經常是連續抄錄數則，單一隨機抄錄的情況較少。此外，群聚條目集中在每卷的後半部。如：

卷 1　《耳談類增》（85-99）

卷 2　《高坡異纂》（154-160）和《說聽》（161-188）

卷 3　《蓬軒吳記》（216-221、232-235、248-250）、《蓬軒別記》（236-243）、《馬氏日抄》（259-268）、《異林》（278-283）

卷 4　《語怪編》（333-344）、《庚巳編》（359-383）

卷 5　《庚巳編》是（396-416、443-465）

卷 6　《蓬軒吳記》（501-505）、《高坡異纂》（511-523）、《語怪四編》（524-526）、《說聽》（491-499、533-553）、《庚巳編》（527-532）

這樣的比例分配，反映了該書編輯上的特殊性，可能出於書商混充篇幅之便，因此，有集中抄錄的情況。從上述的整理，可見《續耳譚》在抄錄這些條目所進行的處理。

（二）《耳談類增》

相較於抄錄《煙霞小說》的情況，《續耳譚》在抄錄《耳談類增》的情況較為單純，集中在第 1 卷後半部。第 1 卷共 99 則，從第 85 至卷末皆謄錄自《耳談類增》。對應的情況如下表：

表四：《續耳譚》謄錄《耳談類增》對照表

	《續耳譚》對應條目	《耳談類增》卷次	則數
王同軌《耳談類增》	27.　劉尚賢 34.　劉方燕巢 85.　古時人 86.　僧大乘幻術	卷 51 外紀逆報篇 卷 8 奇合篇 卷 46 外紀怪祟篇 卷 45 外紀幻枉篇	21 則

	87. 小姑二身	卷 46 外紀怪祟篇	
	88. 狐子鬼兒怪兒	卷 47 外紀狐篇	
	89. 楊化冤獄案	卷 48 外紀寃償篇上	
	90. 韓氏僧妙存	卷 48 外紀寃償篇上	
	91. 長洲民仇便	卷 30 神篇下	
	92. 夏桂洲相國	卷 31 畸墨篇上	
	93. 御史大夫吳公	卷 31 畸墨篇上	
	94. 分宜子世蕃	卷 31 畸墨篇上	
	95. 新婦言動	卷 31 畸墨篇上	
	96. 夷虜雪冤	卷 32 畸墨篇下	
	97. 續斷舌	卷 32 畸墨篇下	
	98. 張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卷 35 語詮篇	
	99. 楚侗先生名言二首	卷 35 語詮篇	
	320. 試院鶴	卷 14 冥定篇四	
	322. 錢臨江斷鵝	卷 6 艮讞篇	
	406. 汝寧異燕	卷 18 脞志身體篇	
	489. 劉偉	卷 23 玄旨篇上	

抄錄的情況與《煙霞小說》類似，連同題目一起抄錄過來，只有少數更動如下：

〈劉方燕巢〉　原作〈劉方劉奇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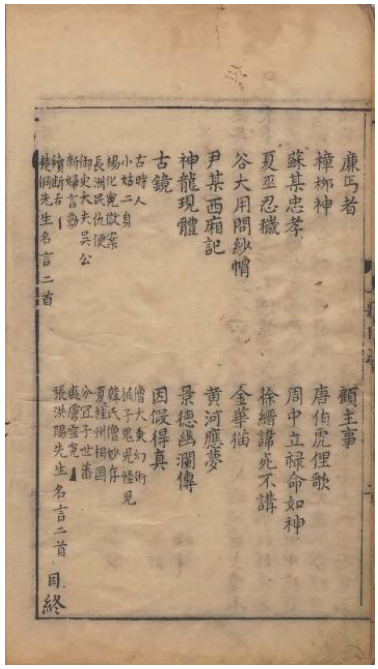
〈夷虜雪冤〉　原作〈夷虜虐禍〉

〈錢臨江斷鵝〉　原作〈臨江守錢公〉

〈汝寧異燕〉　原作〈燕秀才子異〉

〈劉偉〉　原作〈劉兗州〉

比較特別是該卷目錄後半，文字破壞了原本界欄，有明顯補綴的痕跡，正好是第 85 則〈古時人〉起始的條目。如右圖所示。



圖二　取用自《續耳談》內閣文庫本卷 1 目錄

改動的部分，連續條目與零星條目處理上也有所不同。第 85 則後連續抄錄的部分，改動甚少，只有〈楚侗先生名言二首〉，最後刪去「吾里吳民部待之刻於清江寄亭，所契深矣。」[57]二句。在散見於其他

57 參明・王同軌：《耳談類增》，卷 35，頁 215。

卷次的條目中更動較多，如〈劉方燕巢〉末段，《續耳譚》云：

> 劉方能詩，且淑慎，非若艷而椎者，人可挑也。此配豈云燕巢，實五色文鴛隊矣。（卷 1，頁 14a）

而《耳談類增》原作：

> 事見《明詩正聲》，木蘭、祝英臺俱解文，劉方亦成韻。蓋必有異穎，始有異事。非若艷而椎者，人可挑也。然又為文配，豈云燕巢，實亦五色文鴛隊矣。[58]

比對之下，可見最後的評論大抵相同，只是《續耳譚》省去木蘭、祝英臺的比較，直接寫出「劉方能詩」。另外〈劉尚賢〉一條，最末刪去「萬曆乙未六月事」。[59]可以看出編輯者在處理時改動的痕跡。其中，改動比較大的是〈劉偉〉一則，在〈劉兗州〉中末有一段云：

> 韓言兗州為人素以禮自防，親喪皆廬墓三年。四十後，妻亡不再娶，為御史時，住慶壽寺，閉門謝客，積書至數櫝，每出必自封識。一日辰入朝急不及封，康對山太史密往發視，皆丹書也。在兗州，忽終南山一道士至家，謂其子曰：「尊公今日至山，特相告。」數日後，訃至。其亡日即道士至家日也。在山西入見方伯蔡公，諸司屬皆在後，以問山西甄給舍曰：「信有之，余故與狎處，不知其為劉。」李遷〈鶯谷山房記〉及《浚川內臺集》皆言其事。[60]

這段文字是王同軌自道故事來歷的附記，《續耳譚》最後只用「徧境內物色，卒不可得」（卷 6，頁 9a）概括。看似《續耳譚》經過加工泯除原作傳聞的來歷，然而在卷 1 連續抄錄的部分，包括〈夷虜雪冤〉為王同軌自道經歷，〈古時人〉末「張肅之謂是朱謹吾公談」、〈韓氏僧妙存〉末「姚侍御羅浮嘗見其獄詞」、〈御史大夫吳公〉末「李維寅談」皆逕自謄錄，足見《續耳譚》在編輯時，所持標準並不一致，因此《續耳譚》出版時存在著粗糙的雜湊拼貼現象，也可看出《續耳譚》在抄錄時，在處理

58 參明・王同軌：《耳談類增》，卷 8，〈劉方劉奇夫婦〉，頁 62。

59 此則又見於《耳談》卷 4，原作「此萬歷乙未年六月事。里人游其地，所親見焉。」《耳談類增》已略有刪改。參明・王同軌：《新刻耳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8 冊，頁 585。

60 明・王同軌：《新刻耳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8 冊，頁 141。

零星與群聚條目時存在兩種不同方式。

從上述的比較可知，《續耳譚》一書在編輯時，雜湊其他書的內容，抄錄的標準並不一致，致使整本書的性質，不只是原來《耳談》編輯所追求的收集聽聞之奇事，而是存在著真偽摻雜的情況，這一情況可能是出於書商稗販所為。從整個抄錄的比例看來，計謄抄《煙霞小說》238 則、《耳談類增》21 則，共 259 則，約占全書 554 則近 5 成的內容。

這種抄錄它書的情況，在傳統的筆記編輯中頗為罕見。一般而言，具有隨意抄錄性質的書籍，通常是類書與叢書、總集三類。[61]叢書蓋匯聚諸書而成，以書為單位，作者與內容的歸屬有明確的分野，如《煙霞小說》、《顧氏文房小說》。類書則以類相從，依性質不同分類，不必然徵引出處，這些書有明確的編輯特性，取其分類之便，因此不會誤會其中內容為編纂者所寫。總集則本為編選之作，三者都有明確的作者歸屬。當時也存在複製同內容的通俗類書，如《萬錦情林》、《國色天香》之類，具有明確的娛樂性質，且有意識地重製相同內容，泯除作者歸屬的抄錄方式。或者如《艷異編》、《鍾伯敬先生秘集》，也曾採錄《煙霞小說》，則是以選錄佳作的態度採納，這些抄錄屬於編輯性質。然而，《續耳譚》繼承的是筆記體隨聞即錄的傳統，並不是單純抄錄而已，也還包含著原作者所聞見的一些事蹟，書中的編、述夾纏，不免混淆了創作歸屬。釐清這些抄錄的條目，將有助於掌握原作者記錄的內容與傾向。

五、結論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續耳譚》目前主要留存兩個版本，這兩個版本的歧異反

61 這些書籍在嘉靖時期已有許多，根據陳國軍的定義：「所謂小說總集，是『總聚眾說而為書』，即抽繹多人的單篇或數篇小說而彙編成書；所謂小說叢書，是『總聚眾書而為書』，即匯編多人多部小說作品集而成書；所謂小說類書，是指從小說中摘錄資料，分門別類編排成書。」參氏著：《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頁 263。

映了一正一訛的作者姓名，經過比對發現，題名為慈谿劉忭、烏程沈遴奇、沈儆烜者，才是該書真正的作者。之所以出現兩種不同的題名，可能出於諱改的緣故或是書商射利的考量。從一些辨正《耳談》內容的條目看來，足以看出《續耳譚》明確地接續了《耳談》的編纂，進行新故事的採錄，並自覺地以「前編」或「前載」指明了該書正是繼承《耳談》15 卷本而作。除此之外，《續耳譚》也繼承了紀錄傳聞的體例，文末多注出「某某談」以表明傳述的來歷，但書中反映了書承與口傳交叉混淆的情況，顯現體例並不一致。透過傳聞，也間接反映作者的交遊圈，以及故事獨特的區域特色，特別集中在烏程、慈谿兩地的傳聞。這種記述即時性、在地性的寫作，反映了志怪寫作的風潮下，透過個人聞見的視野，與同代相似著作互相補充，呈現其書秉持的續作精神。

然而《續耳譚》作為王同軌《耳談》的續書，理應繼承傳述奇人異事的傳統，不過，仔細觀察該書的組成，卻發現其中混有大量的當代志怪。除了收錄吳中作家群志怪小說作品的《煙霞小說》，還有同年剛出版的《耳談類增》。這些條目佔據了總數近五成的比例，使得該書的編纂顯現真偽並存的情況。同為世德堂出版品，有理由懷疑這可能是出自書商刊印時特意加入的內容，特別反映在其書連續抄錄，且偏於分卷後半的編輯情況。這樣混入了其他書籍的內容之情形，不免減損《續耳譚》一書的文獻價值。

附表一：《續耳譚》傳述來源對照表

凡例

一、《續耳譚》以內閣文庫本為主，題目以內文前所錄為主，目錄為輔。所收總數 554 則，條目數不分卷，依次累積計數。

二、傳述來源，除了少數作者自言無附記，其餘根據《續耳譚》內文所記。

卷次	《續耳譚》題目	傳述來源	總計
卷 1	1. 祝烈婦	祝無功說	26
	3. 洛伽山靈異	見屠緯真傳	
	4. 山東耕夫	憲副曹金具述之	
	11. 古剎慧林	陸婿查舜佐與余友，言甚悉，因詳紀之，以訂前集之贋	
	12. 泰和雷異	汪子象談	
	15. 英風紀異	祝給舍云	
	19. 雩龍	見汪司馬銘	
	20. 卿雲	見屠緯真紀	
	21. 驅石	見楊大參紀	
	22. 婦人在鏡	章季安談	
	24. 人變虎	商玄明談	
	25. 虎變	予友江梅璵談	
	26. 車孝廉救表弟	商玄明談	
	30. 鼇祟	吳尚武談	
	46. 狗姦	陸別駕親鞫其事與予言	
	47. 宋翼還魂	予友商玄明目睹者	
	49. 沈司馬居	作者自言	
	52. 銅異	大司丞郭美命紀	
	54. 鑄銅化異	張介君為紀其事	
	55. 歐陽烈女	郭祭酒談	
	56. 玉主	葉進卿談	
	57. 王孝子	葉宗伯談	
	58. 女淫男	祝去病談	
	59. 顏公洞	東吳王孟璿親覩	
	62. 囚死出魂	沈減之談	
	65. 屠印姑	屠儀部談	
卷 2	100. 棺異	王奉常談	19
	101. 漁遊沸油	王奉常談	
	102. 童子遺精	王敬美先生談	
	103. 徐爵爵	王敬美先生談	
	104. 婦人食屍	王敬美談	

	109. 樹異	作者自言	
	116. 苕城狐異	皆苕事之近者，故並紀之（作者）	
	117. 紹興賣卜人	張汝為談	
	121. 地湧白蓮	徐稚方談	
	124. 呂真人	袁堪輿談	
	127. 冥器偶人	張伯玉談	
	130. 薛素素	（吳）允兆時出示人，予目睹之	
	131. 虎嚙淫僧	羅四維談	
	133. 越婦丹青	予友沈季和得數幅，甚珍之	
	135. 貞妾	閔水部談	
	139. 舉子包眼	鄒廣文談	
	142. 因妾自縊	休寧友人汪子象與予談	
	143. 奇扁	劉太史談	
	146. 程烈婦	方郡丞談	
卷 3	193. 死女嫁人	友人陶元甫談	14
	194. 男化女	予寓晉目擊邸報	
	199. 鵬精	陳潛夫談	
	210. 繼子	張光祿談	
	211. 捐金活婦	郭祭酒談	
	212. 釋女鞋疑	徐青宇談	
	222. 蛇渡船	劉觀吾談	
	244. 呂公井	陳孺完談	
	246. 吾進士	屠緯真談	
	255. 米中下水	張減之談	
	256. 八童戲死	潘元發談	
	258. 張進士回生	四明俞少傅有記，予節錄之	
	273. 半個里長	潘仲涵談	
	276. 僧救公子	沈汝明談	
卷 4	307. 吳職方弟	嵇叔吉談	15
	310. 巨魚	予弟元瀛令南埜，富妻告守制知之詳	
	311. 吳仕期	屠儀部談	
	313. 吳小僊	郭美命先生傳	
	315. 吳駕部女	吳輯侯談	
	316. 王太史配死節	見周比部傳	
	319. 虎山塔異	張翰林談	
	323. 王清	宋印儀談	
	324. 吳幼安	見幼安詩序	
	325. 腸斷不死	章季安談	
	327. 盜食腕肉	嚴起鳳談	
	331. 陳文偉馭盜	郭祭酒談	
	347. 得友全妻	時萬曆壬辰（20 年，1592），進士王福徵尹嘉定，讞其獄云	

	357. 神醫	郭祭酒談	
	358. 天王冥會	鴛湖李叟談	
卷 5	385. 詩鬼	屠緯真談	15
	386. 祝京兆	周稚尊談	
	390. 滅蠶報	予家老蒼頭目睹，言之詳	
	392. 僧報饞饞	柳元貞談	
	412. 陳明遠	見〈明遠再生傳〉	
	417. 幼女殺二虜	經歷孫金吾談	
	423. 誤死	余家司馬與梁公同寅，楚藩所談甚悉	
	430. 雌鴛投釜	洪振父談	
	431. 桂林義姑	祝給舍談	
	433. 詠尹字	張給舍談	
	435. 辨潘四死	陸午臺為司寇時親鞫	
	438. 義鷹	方堪輿談	
	439. 賢夫人	見〈王侍郎卻金傳〉	
	441. 廁生	見郭祭酒傳	
	442. 僧化棺	余叔汝藝談	
卷 6	469. 辨僧冤	連仲子談	11
	470. 周腐儒	連仲子談	
	473. 巨鼠	徐惺宇談	
	474. 獨腕尼	王孩之談	
	475. 周娘子墓	祝去病談	
	476. 五穀樹	沈觀頤中丞目覩者	
	477. 雷丸	張禎父談	
	479. 兩世寫經	邵和之談	
	482. 臍出並蓮	嚴起鳳談	
	484. 紫簫	予叔汝藝談	
	485. 產怪	予友嵇山甫目覩	
			100

附表二：《續耳譚》謄錄《煙霞小說》對照表

凡例

一、《續耳譚》以內閣文庫本為主，題目以內文前所錄為主，目錄為輔。所收總數 554 則，條目數不分卷，依次累積計數。1-99 為卷 1，100-188 為卷 2，189-283 為卷 3，284-384 為卷 4，385-466 卷 5，467-554 為卷 6。

二、《煙霞小說》，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北京圖書館藏萬曆 18 年（1590）刻本為主，若干缺頁，參考國家圖書館藏嘉靖刻本補。[62]

三、《煙霞小說》總分 8 帙，表格一目錄依序排列。

《煙霞小說》	《續耳譚》對應條目		則數
第一帙　楊循吉《吳中故語》	196. 王文捕許妖 203. 嚴都堂剛鯁 500. 況侯抑中官		3
第一帙　黃暐《蓬軒吳記》	191. 朱塔戶 192. 楊文理善吟 197. 人妖 204. 楊公不爭 216. 王伯讓 217. 徐用禮題劉阮天台圖 218. 王尚文詠棉花 219. 孟小姐惠日菴留題 220. 高季迪詩名宇內 221. 鹿鳴宴素服不簪花 232. 巳丑榜進士	233. 死猶顧親 234. 犬異 235. 黃鐵腳 248. 九日壓頂 249. 斷頭港 250. 再世夫妻 501. 王瘸子 502. 劉欽謨穎慧 503. 周鼎穎敏 504. 張皮雀 505. 鄒鼎	22
第一帙　黃暐《蓬軒別記》	236. 傅海不孝弟 237. 孝順王 238. 徐誌不屈 239. 詩史 240. 題李白墓 241. 尹岐鳳	242. 于節菴清風滿袖 243. 鬼詩 506. 風起文稿 507. 人似魚形 508. 女活佛 509. 黠僧	12
第二帙　馬愈《馬	259. 髑髏怪	265. 私印對偶	11

62 國家圖書館藏嘉靖刻本有二：一種存 7 卷，包括《蓬軒吳記》（僅存下卷）、《雨航記》、《猥談》、《高坡異纂》、《艾子後語》。一種存 11 卷，包含第一帙到第四帙，二者皆不全。其中王稺登《雨航記》未見總目，其末有「辛酉十月朔，玄對齋燈下書蕖，陽山顧氏大石山房雕」，陽山顧氏指顧元慶所刻小說，此書收入《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當係混入，在此不列入《煙霞小說》之中。嘉靖本與萬曆本行款皆同，僅字體略有差異。

氏日抄》	260. 憨皮袋 261. 牌額 262. 特迦香 263. 朔漠三銘 264. 常州二守	266. 徐尚書 267. 譚公綽 268. 破韃令 510. 水火稱毒	
第二帙　杜瓊《紀善錄》	205. 馬致安不淫 206. 吳訥不貪		2
第三帙-第四帙　陸粲《庚巳編》	359. 趙珙嬖妾 360. 神船 361. 鬼還家 362. 牛言 363. 說夢 364. 神丹 365. 陳子經 366. 一產五男 367. 黃提學 368. 江東籤 369. 五足牛 370. 變鬼 371. 洞庭雞犬 372. 人痾 373. 飛魚 374. 穀亭狐 375. 真武顯應 376. 楚巫 377. 楊寬 378. 方卯獼猴 379. 雀報 380. 異人占星 381. 黃村匠人 382. 犬精 383. 雷譴道士 396. 尤弘遠 397. 昭陵銀兔 398. 梁澤 399. 蠍魔 400. 人妖公案 401. 升遐先兆 402. 張潮 403. 王貫	413. 張氏子入冥 414. 嚴震 415. 唐玘 416. 張都憲 443. 兗州嶽廟 444. 守銀犬 445. 村民遇土地 446. 王絅 447. 靈芝 448. 三足鼈 449. 方學 450. 周歧鳳 451. 戚編脩 452. 臨江狐 453. 西山狐 454. 程學士降筆 455. 蔣生 456. 盛氏怪 457. 人為牛 458. 顧鎮 459. 王孌 460. 豬犬生兒 461. 梓潼神 462. 婦人生鬚 463. 王主簿 464. 雞精 465. 取債子 527. 張道士 528. 岳武穆祠 529. 金箔張 530. 黑廝 531. 上梁日時 532. 張孟介	66
第五帙　紀周文襄公見鬼事	554. 周文襄公見鬼		1
第五帙　徐禎卿《異林》	278. 雷蓬頭 279. 安翁遇仙	294. 沈氏守宮論 295. 孟淑卿詩	14

	280. 呂疙瘩 281. 張皮雀 282. 趙頭陀 283. 張剌達 293. 史百戶嗜酒	296. 朱氏遇虎丘留題 297. 徐氏春陰詩 298. 紀異 299. 雞產異物 300. 火鴉	
第五帙　祝允明《語怪四編》	301. 周顛仙 302. 蕭公 303. 桃園女鬼 304. 張生 305. 橫林查老 333. 江西妖術 334. 神譴淫男女 335. 南京長安街鬼 336. 張郎中作刑部獄神 337. 某縣知縣許某 338. 真君療病	339. 濟瀆貸銀 340. 水寶 341. 前世娘 342. 鬼治家 343. 人痾 344. 兩身兒 384. 酆都走無常 524. 十七字詩 525. 蘇後湖 526. 捉鬼巫	21
第六帙　楊儀《高坡異纂》	154. 劉偉屍解 155. 楊濂夫詩 156. 戚編修 157. 袁忠徹神鑒 158. 李孜省 159. 陳枚符水 160. 木元經奇會傳 511. 馬生角 512. 程濟僊術 513. 體玄逍遙翁	514. 李茂元 515. 范廣死復治家 516. 趙涓善奕 517. 唐文 518. 鬼頭王 519. 雞卵鵝卵 520. 于子仁異術 521. 新建伯傳略 522. 尹蓬頭 523. 赤肚子	20
第七帙-第八帙　陸延枝《說聽》	71. 樟柳神 72. 唐伯虎俚歌 73. 蘇某忠孝 74. 周中立祿命如神 75. 夏巫忍穢 76. 徐縉諱死不講 77. 谷大用問紗帽 78. 金華貓 79. 尹某西廂記 161. 武侯遺制 162. 李真一 163. 彭公燬祠 164. 王老遊酆都 165. 朱某遇死妹 166. 偶然狀元 167. 狀元巧對 168. 枯楊怪 169. 蛇祟	186. 范昌自嘆 187. 陳公錯誤 188. 兄弟食梅 491. 史御史 492. 玉簪妓 493. 馮蝶翠 494. 坎三 495. 鄧成十六變牛 496. 劉偉不死 497. 觀音示夢 498. 陸世明 499. 涯翁 533. 趙重陽 534. 寡居生犬 535. 猴交育子 536. 弘治間異事 537. 顧令卻錢 538. 張羅兒	66

	170. 假雷公 171. 節婦妖僧 172. 陳公迂介 173. 陳嗣吟詩 174. 李陸善謔 176. 鶯聲雁影 177. 荊釵記辨 178. 蔡西圃誅檜詩 179. 周八尺 180. 陳鬍子 181. 孔公報德 182. 陸公不淫 183. 鄭公正直 184. 王文恪題純陽渡海 185. 盧御史非朱子	539. 少三兒 540. 鍾髽髻 541. 牛師 542. 白女 543. 金德宣 544. 李百戶 545. 岳武穆僇秦檜後 546. 史四 547. 道人食麵 548. 陳十三老人 549. 變婆 550. 俞翺假銀買羊 551. 王宗妾 552. 朱某妻顧氏 553. 易外郎婢	
			總計 238 則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明・王世貞：《新鐫玉茗堂批選續豔異編》，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第 3 輯第 1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3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

明・王世懋：《王敬美所著書》，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明南城羅懷祖等重刊本攝製。

明・王同軌，呂友仁、孫順霖校點：《耳談類增》，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明・王同軌：《新刻耳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8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明・王同軌：《新刻耳談》，北平圖書館舊藏萬曆間金陵書坊世德堂重刊本。

明・王圻：《稗史彙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39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

明・吳大震編：《廣艷異編》，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第 1 輯第 14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明・李維楨、林增志輯：《忠貞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2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沈鍊：《青霞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來集之輯：《倘湖樵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46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

明・周紹濂著，于文藻點校：《鴛渚誌餘雪窗談異》，北京：中華書局，2008。

明・姚宗文纂撰：《（天啟）慈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

第 490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明・胡文煥著，向志柱點校：《稗家粹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

明・屠隆：《栖眞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明・屠隆：《由拳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0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

明・郭正域：《鐫黃離草》，東京：高橋情報，1990。

明・郭正域：《合併黃離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3-1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明・陸延枝：《煙霞小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25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

明・楊守勤：《寧澹齋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6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楊儀：《高坡異纂》，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25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

明・葉向高：《蒼霞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葉向高：《蒼霞草》，收入《故宮珍本叢刊》集部第 527-528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明・葉向高：《蒼霞詩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明・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劉忭等：《續耳譚》，內閣文庫藏萬曆 31 年刊本。

明・劉忭等：《續耳譚》，早稻田大學藏萬曆 31 年刊本。

明・劉沂春修，徐守綱纂：《（崇禎）烏程縣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清・李昱修，陸心源纂：《（光緒）歸安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8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清・沈秉成纂：《竹溪沈氏家乘》，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 10 年刊本。

清・宗源瀚修，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54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清・楊泰亨修，馮可鏞纂：《（光緒）慈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21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二、近人論著

石昌渝：《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向志柱：《胡文煥《胡氏粹編》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編著：《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周揚波：《從士族到紳族——唐以後吳興沈氏宗族的變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龔進輝：《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日〕小松建男：《中国近世小説の伝承と形成》，東京：研文出版，2010。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Guo-Jun, *Míng Dai Zhi Guai Chuan Qí Xiao Shuo Yan Jiu* [The Research of Ghost story and Legendary Novels in Ming],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2006).

Cheng Guo-Fu, *Ming Dai Shu Fang Yu Xiao Shuo Yan Jiu* [The Research between the Fiction and Bookstore in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Kung Jinn-Huei, "A study of Wang Tong-Gui's Er Tan and Er Tan Lei Zeng". Master Thesis,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2010.

[*Míng*] Liu Bian, etc. *Xu Er Tan* [Ear Talk sequel]. Stored in the Cabinet Library in Japan.

[*Míng*] Lu Yan-Zhi, *Yan Xia Xiao Shuo* [Haze Fiction], in *Si Ku Quan Shu Chun Mu Cong Shu* Vol. 125, (Tainan: Solemn Publishing, 1995).

[*Qing*] Shen Bing-Cheng, *Zhu Xi Shen Shi Jia Cheng* [Shen's Family Genealogy in Zhu Xi], Stored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Míng*] Wang Tong-Gui, *Xin Ke Er Tan* ["Ear Talk" newly published], in *Si Ku Quan Shu Chun Mu Cong Shu* Vol.248, (Tainan: Solemn Publishing, 1995).

[*Míng*] Wang Tong-Gui, *Er Tan Lei Zeng* [The category collection of "Ear Talk"],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Vol.1268,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1997).

Xiang Zhi-Zhu, *Hu Wen-Huan "Hu Shi Cui Bian" Yan Jiu* [The Research of Hu Wen-Huan "Hu's antholog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Zhou Yang-Bo. *Cong shi zu dao shen zu: Tang Yi Hou Wu Xing Shen Shi Zong Zu De Bian Qian* [From literary to gentry family: The changes of Shen's clan in the Wu Xing from the Tang Dynasty],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09).